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二

李尋說王根論災異尋好洪範災異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

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徵虛凡問尋見漢家中衰院會之象其意必為君有洪水

為災乃說



齊聖齋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極星也樞是迴轉者也天文志曰曰天極其一

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一軌故曰

通位帝紀也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四門也

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

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說是也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

布張廣也翼翅少微處士為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

一正宗卷十二

儒學之官為太微輔佐也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

軒轉女宮謂軒轉星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賢

人易色輕畧於色不貴之也易弋二反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孟康

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垣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憂責甚重要在得人

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談諛之

言任佞佞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

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

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

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

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疆輔庶幾可以保身命金子孫

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

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曰繇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謠及輿人之謂以制法度考禍福舉措詩逆亂

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則身尊固轉禍

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無憂竊見注者

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

爭明張晏曰與庶雄為祭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此

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

孽入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

宮闕仍出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

一正宗卷十二

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十星日數湛於極陽

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無極羽氣乘宮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

之色羽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羽氣乘宮志曰西方為

也羽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

於君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

從故道也言可徙流不盛冬雷潛龍為孽孟康曰黑龍冬見張

井中幽囚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

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星皆妖星

者德亦月蝕有背鄉師古曰背鄉內此亦高下易居洪水

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滂條流彗迺欲掃除改之

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禳災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骨

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 日月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 此皇天右

漢無已也何况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

以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 諸闕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

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

邪陰湛溺大陽師古曰耀字與躍同洪讀曰冰 為主結怨於民宜以時

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

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也孟康

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及諸畜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

池澤稅以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

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喻水 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於根

正宗卷十二

三

一覽。

是薦尋 韓愈上宰相第三書

韓愈上宰相第三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

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

一才三捉其髮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當是時天下之

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後下方

無欺字非是 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

已賓貢無之在或 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

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

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

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

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

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

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日有所

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

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以字當如周公之心設使其

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

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

上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

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

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方無佞四海豈盡無虞九夷

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實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

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

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

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

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

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至此今雖不能如

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

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

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闈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

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

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

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

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則去之宋方無則字今天下一君

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

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道下一有也字山林者士之所

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

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

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

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不得上或有字瀆冒威尊惶恐

無已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方作無文非是再拜按公三上宰相書今獨取此以其論周公之待

士反復委折可為作文之法故耳然以公之賢而急於仕進如此亦可惜也

上張僕射論辰入酉出書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

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

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

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

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意

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其字所取者猶在也所取下亦無者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問本一教字並作命方从抗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今之

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且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有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與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終方作中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道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

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首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復出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上張僕射論擊毬書

正宗卷十二

七

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

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

閣抗蜀本如此而方以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

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謝為也今作邪字讀之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

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

射之虞

墮或作隋下同

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

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

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

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

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

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球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臍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方以梳本決下無矣字。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梳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爲是歇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爲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膏臆之間，而之以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臆或作臆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正宗卷十二

八

桑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矜

此謂並

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執竊爵位，

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

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執而已。閣下

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

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

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蹠死

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

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

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
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
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
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
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
宣。愈再拜。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
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照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
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拒。明詔戰天下之

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
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
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
蹙縮。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
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
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
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
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
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
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

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
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帥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
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
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
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
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
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
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
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
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
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右先漢以後諸臣論說之辭

議論八

董仲舒論春秋

上大夫董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
之董生。仲舒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
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
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讞占詔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化禮網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

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按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備墨墨法道德此務為治者

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

詳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

失也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

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

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

精神專一動善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俗

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大

以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

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

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故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

久作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

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

無以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

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

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

正宗卷十一

十二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易太史公六家要指曰

不生賢不肖自黑白黑廼形在所欲用耳目事不成也
合大道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
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散形神離則死
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
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按仲舒此論見於太史公自叙其學
粹矣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則遷與仲舒蓋嘗遊從而
講論也六家要指史談實論之而遷述焉其說曰太史
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懸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
論道家之要指云然其論乃列儒者於陰陽墨者名
法道家之問是謂儒者持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
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而其短者則吾
道之所棄也蓋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班固譏
之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詎不信夫其後劉歆
又序諸子於六家之外益縱橫雜農三家而為九焉且
謂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反而皆相
成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
可以通萬方之畧矣夫仁義本非二道未有薄於仁而
厚於義未有厚於義而薄於仁者何相反之有若黃老
之清淨寂滅法之慘刻名之前察墨之二本縱橫之譎
詭其於儒者之道猶白黑異色南北殊塗也又何相成
之有歟之失其源蓋自談始故今黜之不使與於正宗
仲舒之論獨烈取

正宗卷十一

十三

對江都王論三仁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問

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仲舒對

曰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
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
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
之粵本無二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
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

也。五伯比於它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士也。應劭曰：武夫，石也。而以玉者，也。王曰善。程正公頌曰：此董生所以度越諸子。

徐幹法象論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

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焉。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

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譎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譎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於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嬖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媒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庸行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其絕交弗畔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因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愒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愒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

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教以
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
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典國邾擊以傲享微亡冀缺
以敬妻受服于園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
以鷄衣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懷之如彼見
吉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
矩視不離於結禴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
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
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南豐曾氏序曰幹字偉長北
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
稱幹篤行休道不恥世榮魏太祖持旌命之辭疾不就

正宗卷十二

後以為上丈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
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觀於道德之際
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嘿之際
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
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
充之後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
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
其好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述其言行之中論也世
俗好文選以其澹泊無華皆不之取故世不復知有此書
今取而讀之信乎如魯氏之評也治學篇曰民之初書
其際未往譬如霄在玄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墜物
斯辨學者心之白日也又曰君子之於學也其不辭如
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曹壘沒而後已又曰學者
而以揆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惟所用
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又曰夫獨思則帶火不得獨
為則困而不寐人心必有所寤焉如火得風而
炎熾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
辰心而鑽火帝軒聆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

斯大聖之學矣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聖人爲師修本篇曰君子之嚮道也止則靜坐行則參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佩畫與之游夜與之休此之謂日新又曰故君子修德始乎羈絆終乎鈞背創乎夷原或乎喬岳易曰非元亨云云積小至大之謂也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虛道篇曰目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故務鑿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而見邦國之末聽不過闕泉之內而聞千里之外貴驗篇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剛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不知其然者信着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又曰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活慕焉何則積之於素也又曰小人耻其面之不知子都君子耻其行之不如舜禹幹之議論大畧如此序者稱其深美前卿之爲人今觀其所著聘矣而不能無疇是亦前卿之比也法象一篇顯以敬為主蓋秦漢以後儒者論著少有及之者故錄其全文于此云

韓愈原道

正宗卷十二

十七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有字老子之小仁

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

小也排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方作罪云尸子曰井中正使用之不作罪亦非文意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

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

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

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於秦黃老于漢

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於秦黃老于漢

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

作魏晉宋梁齊方以開本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

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墨則入于老不入于

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

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

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

云爾諸本嘗下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意

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

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

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

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

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

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

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通方為

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

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

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壹或作淫或作淫方云按史記

壹鬱壹當作壘集韻音出壹鬱不得也平入聲通用

湮與壘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壹壘古

山在壘中不得也則今之氣壘字相欺也為之符璽

壹壘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壹耳

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權衡

是字非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割或嗚呼其亦不思

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

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今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

四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四通

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

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

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名下

鉅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

事下或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膏冬之裘

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

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致其知欲致其知者先格其

物欲格其物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欲致

其知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致其知欲致其知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致其知欲致其知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致其知欲致其知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致其知欲致其知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致其知欲致其知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致其

知欲致其知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致其知欲致

其知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致其知欲致其知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致其知欲致其知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致其知欲致其知者先正其心欲正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賈

正宗卷十二

十一

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文或作書或作教果蔬或作蔬果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方無也字○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吾所謂之道也又或無所謂字皆非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

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天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謂方作何其○今按此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程正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其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曰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云軻死不得其傳以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言雖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大意儘近理又曰原道云孟氏醇乎醇又曰荀揚擇此不精明也又曰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朱文公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或問

正宗卷十二

楊子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如原道不易得也楊子之學似本於老氏底說話又曰原道語皆得仁義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何曰後人多譏議之其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地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乃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他此語為老子說老氏謂失道而後德而後仁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須知此意方看得程朱仁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傳愛之謂仁非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傳愛之謂仁韓愈云云是措情為性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直之則皆用矣又曰以博愛為仁則未博愛之前將非仁乎問由是而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底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也學者即二先生之說而參玩之則此篇大指瞭然於習舊文一

原性

朱文公曰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篇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喜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

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

方从爾抗蜀本云禮信去仁爲近諸本多

作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今按方本以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理皆可通但竊意諸本語陳而韓公亦疑尚異恐方本或得之

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恃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

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

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

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

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

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

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

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與諸本多作歟善惡下又有歟字○

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爲句首猶言及也作歟而爲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貝也語勢亦相似

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

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或無大宇后稷之生也。其毋無災。其始訥也。則

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毋不憂。既生也。傳不勤

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慤乎。下憂上或無毋字堯之朱舜之

均。文王之管蔡。背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

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

屬上。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

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

乎。終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

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

教方。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情字曰今之言者

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

字。○今坡此篇之言。過前楊遠。其言五性尤善。但三

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

由其稟氣之不同。為木盡耳。又語錄曰。韓子此言已見

大意。又曰。韓子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

愈於諸子。然所分三品。却得氣。不曾說得性。

性亦不性。真不性。性亦不性。真不性。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

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占之人有舜者其為人

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

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

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或無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父，其始匍匐也，則

岐嶷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

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不憂上或堯之朱舜之

均，文王之管蔡，背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

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

曩上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

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

乎？終上或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

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

正宗卷十二

教方作學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曰：今之言者

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或無也

字。○今按此篇之言，過前楊遠甚。其古五性，尤善，但三

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

由其稟氣之不同，為木盡耳。又語錄曰：韓子此言，見

大意，又曰：韓子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

愈於諸子，然所分三品，却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占之人有舜者，其為人

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

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

其如舜者作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少與

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

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

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

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作已其於人也曰彼人也

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善方作有非是

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讀或取恐恐然惟懼

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

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

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不上或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

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有是字已

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

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

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

不廷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

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閒也是不亦

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

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

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

吾王孟行
吾王孟行
吾王孟行

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皆。是。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

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雄下或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時下或有字。不。下。或。有。醇。字。抑。下。或。有。其。字。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

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

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蓋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

亦聖人之徒歟。

雄下有也字

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

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

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

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

時下或有字。不。下。或。有。醇。字。抑。下。或。有。其。字。

孔子

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

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

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此
程正公曰韓愈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斷得如此分明如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關本無此五字非是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

正宗卷十二

二十六

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副禮徒闕切何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向讀馬融論賦作向撥音山谷和黃晃仲詩只從如字向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或作大拔官嗚呼師道之

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

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不齒或作不與聖人無常師孔

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絕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

方無孔子之徒為句曰校本以一長弘師襄老聃大字連下

句郯子之徒為句曰校本以一長弘師襄老聃大字連下

其上當存孔子師三字為是○今按孔子見郯子在適

周見長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主問官名

語故此上句既叙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

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師字而不知當并存

上郯子二字乃以下郯子二字屬上句讀孔子三人行

之而疑郯子之下更有數子二字誤矣

則必有我師射下或曰字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

於弟子故上無是域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

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

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李翱復性書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

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

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

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

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

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

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

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十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

獨何人邪

翻字習人之從韓愈為文章後亦蓋文公其復性書曰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

感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未故性不能克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也少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克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曰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弱然而不動不能行而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耶聖人者寂然情也然則百姓豈無性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觀其性焉又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又問曰情正情共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邪本無有心寂不取邪思自息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又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觀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

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不善而性無不善焉文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者欲愛憎之生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安則無所因矣安清息城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能復其性也又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微其渾自沉泥沙也何以謂之性也性豈遂無有邪又而不動泥沙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生渾也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故問聖人之性將復為邪情所昏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為邪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也○按翺復性凡三篇其二篇皆論感情復性之道然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中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是喜怒哀樂欲其中節而○未嘗以為可無也孟子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為四端心欲人擴而充之未嘗以為可滅也又曰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以為善也孟子因情之善而知性之本善蓋因其所發而知其本體也以為邪妄而欲滅之可乎故程正公曰性為本體是性之動處情又幾善惡而論顏子之學則謂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亦不以為可滅也○

一正宗卷十二

三九

一覽

也○宋文公亦曰李翱論復性則是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知今止剷其要注于下方獨未篇之三可以警學者故錄焉

去佛齋

故溫縣令楊岳為京兆府參軍時奉叔

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翱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

佛法之染流于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浸淫于魏晉宋之間而瀾漫于梁蕭代遵奉之以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戎狄之術行于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於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為是而

欲糾之以禮者邪是宜合于禮者存諸愆于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邪則楊氏之儀據于古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爲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於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于中國則其爲作也必異於是况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于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

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二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况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邪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者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于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錐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童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

門而不入手。躋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
入。下海人之弗爲。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爲聖人功。攘
大禍立爲天子。而傳曰。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
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許而言之
其可窮乎。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
辨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之
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
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爲
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華。禍之大
者也。其不爲戎也。幸矣。昔者。司士黃。告於子游。曰。請襲
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况舉身毒之術。亂聖
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柳宗元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如何。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
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
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
衣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
而後其道有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
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

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綴之數會朝表著周旋
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
復之文叅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
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
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
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
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
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
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

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
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
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
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果矣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一身言之四支百骸形而下者也吾身所具之理即形而下者也推之事物亦莫不然自異端之學興於是指形器為粗迹而索道於虛無玄漠不可測先之域形而上者始不相屬矣初子此論頗得道器不相離之意故取焉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
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

管子

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取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為維者，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

一 正宗卷十二

三十三

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為

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

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按柳子謂廉取為義之小節，蓋得之美，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取其專言，所指者切，則管子之論亦未可以為非也。然其言明辨，可以上論理。

喜故取焉以上論理

賈誼過秦論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徐廣曰：梃，田器音憂。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

者曰不從枉也。此人之命取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

正宗卷十二

三十三

一

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按柳子謂廉節蓋得之矣。然禮義其說言所包者廣。廉取其專言。所指者切。則管子之論亦未可以為非也。然其言明辨可以喜。故取馬以上論理。

賈誼過秦論

秦弁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徐廣曰梃田器音憂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

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
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
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
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
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
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
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
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
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
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

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
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父
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
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
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
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
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
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
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
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上傾耳

而聽重足而立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
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
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
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
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
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
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
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
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
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
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
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
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
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
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

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
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
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
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
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
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
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
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樞柙以鞭笞天下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
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
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
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
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趣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於

殊俗陳涉讎牖繩樞之子止隸之人而遷代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奮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鉅耨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后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上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按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誼之意以攻守爲二途用權謀以攻而用仁義以守然後爲得漢初豪傑所見大抵如此故陸賈有逆取順守之言而誼亦爲攻守異勢之說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爲難於申韓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登四海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土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没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令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

也既元元之民異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
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
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
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
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
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
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
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
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

者利溥禍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整整新主之資也此
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
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
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
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
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
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
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
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
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

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按誼所謂天下螻螻新主之資此正孟子飢渴

正宗卷十二

三十九

易飲食之說也然桀紂之虐必有如湯武者代之然後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卅者以始皇爲之父趙高爲之師所習見者非斬刈人則夷人以伯夷之行乎且國於天賢憂海內望之何異責盜跖以伯夷之行乎且國於天措彼秦皇者徒以力吞天下而非有憑藉扶持之功有所天命人心之去也久矣借使嗣君有庸主之行欲以區區小善挽而回之是猶以盂水救輿薪之火耳焉能大有益哉昔有謂大甲苟不能改過則商必亡秦能立扶蘇則秦必祀先賢非之曰以成湯之聖德天必不使太甲終於桐宮以詛所云真書生之論也今姑以其文而取之

班彪王命論

彪字叔皮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

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翫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裂分數世然後迺定其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茲一人也願先生論之

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坳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成帝假借外家專平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專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數十餘年間內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誣卒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識劉氏姓號之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讖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跡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荷之時民復知漢序既感囂言又愁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哀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

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師古謂

土會歸晉其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師古謂

號以童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象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

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起也屈音其勿反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

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

也。若然者，豈徒闔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
鐘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製，儋石之齋，所願不過
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庠天子
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
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藉，成如王莽，然卒潤鑊
伏質，亨醢分裂。又况名譽尚不及數子，而欲闔奸天位
者，庠是故駑騫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
翮之用，梁椽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梁即薄，擡所
謂椽也。椽梁上短柱
也。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師古
曰：鼎

卦也。四爻辭也。
餗，食也。音速。

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

正宗卷十二

四十一

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
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
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
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
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
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
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
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
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
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

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

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

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

嚮赴師古曰嚮讀曰響如響之赴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

洗揖酈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師古曰各陽近沛高祖來

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也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

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比高祖之大略

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任

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

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

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始

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

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

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

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

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

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

之明分絕信布之覲覲距逐鹿之誓說審神器之有授

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師古曰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說幾讀曰魚

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知隄覺終不寤延避地於河西○按虎之論倉以神

取非純於義理者然其立意主於折姦惟謝幸之志故
學有志操自和安之後山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
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益憤乃隱
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世失行不欲章顯其名號曰
潜夫論其指討時短討擿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改其
貴忠篤畧曰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取以私授忠
臣不取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授忠
乎又曰季世之臣以諂媚息夫董賢主專仗殺伐白起
蒙恬曰嬰曰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而為
盜則曰癩疾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
多則曰癩疾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
必有忠信是其實貢篇曰三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
廣十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
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
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
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進聲譽妄生羽毛畧計
及中人又曰夫士覽察其狀則聽佞頗曲詳覈厥能則鮮

正宋卷十二

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篇其愛曰篇曰國之所以
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功所以為民者以有教也教之所
以豐殖者以有民也民之功所以為民者以有教也教之所
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
亂力不足也聖人察知力者非謂分度損成乃上閭下
徭後使之愛日今寔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
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舖不得通非意
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糶應
對成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則赦篇曰昌而善人
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赦人昌而善人
傷矣天謹物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有不避疆禦
而姦媚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
了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故也善人君
省問者百不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
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真其辜戮以解畜憤
而反孝子見讐而不得按惠姦軌者親物而不敢取痛莫
過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符竟不仕

於家統字公理以淑儻故自言不矜小節每州郡命

輒稱統不就尚書令或問統名高不矜小節每州郡命

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皆足

歎息因著論名曰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華足

維西京董賈劉揚其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

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

之時並為假大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前才智程勇

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較也前知

者皆弱就力者皆負形夫或曾為我之尊復狡乃始羈

首係頸就力之銜紐耳夫或曾為我之尊復狡乃始羈

我為筆簡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爵蔚

皆凶器腹詎幸我之不威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

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安矣普天之下類我而

得生育曰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

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

家尊在一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

天地威侖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

足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用其聖賢有百萬無所

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宜謂

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宜謂

正宗卷十一 四十四

上下同憂目極角紙之觀耳窮鄭衛之音入則眩於婦

人出則馳於田獵奈廢政奔亡人物澆貴隆盛者盡

底極信妾親愛者盡使餓狼守庖厨飢虎充豚逐至蒸

后妃妬妾親愛者盡使餓狼守庖厨飢虎充豚逐至蒸

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

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連徒勢去猶不

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耶法誠篇曰周

禮六與家軍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

貳之以御政愛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

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

戾則乖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山之失權忿疆臣

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輒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

以來三公之職備負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

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輩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

京師之布列郡顛倒賢愚貪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

陰捷擾百姓忿怒四夷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

皆戚宦之臣所發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
青惡謹順循常習致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
謂至愛而猶展中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
右小臣武至物近世外戚官整請託不行意氣不滿而
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
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
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莫之惟嗚呼可思
俗維世之主至而見之習其所以常會莫之惟嗚呼可思
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列其唯愚者猶知難之况明
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
惟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執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
有此至親之執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
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
宜之分為政也如此在用人舉與失賢百姓不安爭訟
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
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言者霍禹竇

一正宗卷十三

四十五

憲鄧瞞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
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
於罪而彼之執何其說邪二人之論皆有補當世其
文不及西都遠甚故不全錄又崔寔字子真少充
典籍父交薦居墓側眼竟三公並碎皆不就初語
公卿除國舉至考獨行之士寔以稱舉徵詣公車病不
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稱世仲事數十條
名曰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
之王皆相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
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
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
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寔衰而不改君亂安
自或猶豫岐路莫適於從或見信於上智士讎伊於下
悲夫自漢興以賤廢是百五細絀矣於上智士讎伊於下
且齊時拯世之術豈必體乖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

子孝子孝
後也

校夫壞技杜邪傾隨形裁罰婁摧斯山於安寧之域而
已故聖人執推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該不疆人
公以不臨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巢公以來遠衰
命之君勿輒制中典之主亦匪時失昔盤庚怒殷
都易民周穆有闕而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推制
奇偉所聞簡忽所見拘奪何者其頑士聞於時權安習所
者雖合聖德輒見拘奪何者其頑士聞於時權安習所
矜名如能即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寧不勝眾遂
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筆困焉斯賈文帝之所以賈生之
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
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至賈深
則亂可以明其然也近考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
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肅清天下密
如薦勲祀廟享號中宗筆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
位多行寬政卒可監慎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
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慎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

正宗卷十二

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故之理也
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
烏伸雖延歷之緒下戚之舞足以解吐納之圍夫能經
非續惜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以理身乎則政養疾則及
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
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
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教世以來政
多恩貸取委其轡馬駘鳴和鑿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
相勒鞅輒以救之豈聘鳴和鑿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
謂之作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斬趾當劓者斬左趾
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
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
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如重罪無異辜而不
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撻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
此言之又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
也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
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擇契為佐伊呂為輔樂

作而鳳凰巖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巳定
之此論通鑑載於栢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以其時故之
梁冀以定策功顯國恣橫李固杜喬以直道坐誅宦官
外戚子弟賓客暴亂州郡朱穆所謂收守長史多非德
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虜或絕王綱救時弊不及此而顯
迫食之求正此時此第一義也定之論都下使政權歸
朝廷或宦勿預政此第一義也定之意將以施之民耶則是
欲以嚴刑峻法齊之不知定之意將以施之民耶則是
時民之憔悴甚矣抚而柔之猶懼不饒况可以猛政毒
之耶將以施之權幸邪則威福正出其手何刑法之可
如使時君果用寔言重賞深罰明着法今以檢御之則
蒙賞者必貴近被罰者必深遠也何益於治邪文帝之
政大體本於寬仁故能壽漢家四百年之脉乃撫其重
持一事之失爾賴景帝亟改之民命以全寔乃撫其重
節為用嚴致平之驗毋乃繆乎元帝基禍蓋以權在闕
寺之故非顯寬政之罪也自定之論出仲長統始稱之
其後蕭統又列之於選世儒遂宗其言以為不可易愚
恐其貽來世之禍故黜而不錄且著其失以示學者云

韓愈爭臣論

正宗卷十二

四十七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
鄙人薰其德而良善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
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草
穆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天不以所居之
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
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

心則冒逆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允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

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陽子

實一匹大四字或作實匹大陽子亦再見視政之得失若

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

曰諛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

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夫下方無之字且吾聞之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

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

去無一可者也乎上或無復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

正宗卷十二

四一八

跽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

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

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

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

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豈可乎哉

秩祿或作秩秩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

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

焉方云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請招為翹招舉也宋元憲

氏考也書未獲為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開注招舉也又過春論

列蘇林亦音翹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

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

者矣滋或作茲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

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

之下方無本以下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

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

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

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既

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

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

之也是啓或作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

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

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間用也有下或字閱其

時之不半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

濟天下也似妨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

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門下或字彼二聖一賢者豈

不知日安逸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

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

也補上乃本自守者下無也字云白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為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

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云詠非是耳目之於身也耳司

聞而曰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目下或無也字且陽子

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

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

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

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

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

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

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

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

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誠無識字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二

